

陣綫報

BARISAN SOSIALIS MALAYA

436-C,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7. Tel: 25660.

M.C.(P), 1912

語錄

美國壟斷資本集團如果堅持推行它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勢必有一天要被全世界人民處以絞刑，其他美國幫兇也將是這樣。

毛澤東

337 期 22-6-1969

社會主義陣綫機關報

本期 12 版

15 分

“五國防務會議”的新軍事部署

本月十四日由「馬來西亞」、「星加坡共和國」、英國、澳洲和紐西蘭組成的所謂「五國防務會議」，正在澳洲首都坎貝拉舉行。會議將討論於一九七一年所謂「英軍撤退」後，英、澳、紐在馬來亞的新軍事部署，以繼續控制馬來亞和東南亞。

這項新的軍事部署是在英帝國主義長期在馬來亞進行侵略計劃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它是由於英帝國主義面對嚴重的經濟危機以及人民日益高漲的革命鬥爭，爲了挽救其經濟危機，進行政治欺騙，而擬定的政策。這項政策也是爲了繼續保護英帝在馬來亞的巨大利益以及繼續鎮壓東南亞各國的革命鬥爭。

在英帝所謂「撤出遠東」聲中，它伙同澳洲、紐西蘭進行了一系列的新的反革命軍事部署。(一)英帝向馬來亞注入許多現代武器、軍事設施，以及保留高級軍事人員。根據「英馬防務協定」，英帝可以隨時派遣輕型或重型的武裝部隊前來馬來亞鎮壓革命。它們同時聲稱將繼續爲拉曼李光耀傀儡政權練兵。(二)澳洲侵略軍繼續留駐馬來亞。它已將軍隊從特仁達調駐星加坡。(三)拉曼李光耀傀儡政權，爲着英帝新軍事部署的須要正瘋狂地擴軍備戰。李光耀傀儡政權已向英帝訂購了一批獵犬型飛機，並且大量地擴張其傀儡軍團。拉曼傀儡政權亦急於挑起屠殺人民和種族性衝突以便陰謀爲走上軍事獨裁統治鋪路。拉查傀儡會於最近宣布成立四營步兵。在坎貝拉的「五國防務會議」期間，拉查又宣布成立五營警察野戰隊以及訂購兩個流動性雷達系統。

從主要由英、澳政府主持的新的遠東軍事部署看來，所謂「英軍撤退」後，絲毫沒有改變帝國主義在馬來亞的軍事力量，只不過是原本由英帝指揮的軍事力量改爲由英、澳、紐聯合指揮。這樣一來，在馬來亞的外國駐軍將有增無減。

所謂「五國防務會議」已經於本月廿日開幕，並發表了一項「公報」。「公報」指出(一)「同意擬定

一九七一年英軍撤退後的演習計劃」。(二)批准一工作委員會所提設立英聯邦森林戰中心的計劃」。(三)「同意吉隆坡會議所通過的星馬聯合防空體系」。並「同意委任一名澳籍司令官指揮聯合防空體制」等等。所有這些軍事部署都是打着所謂「防務」的漂亮名堂而制訂的。實際上，這些軍事部署都是爲着帝國主義反動派的反革命的需要，絕不是什麼「防務」、什麼「促進東南亞穩定」、什麼「和平發展」「和睦共處」，更不是什麼「共同關心維持星馬的安全」。恰恰相反，這些軍事計劃就是霸佔馬來亞的反動計劃。馬來亞人民絕不允許帝國主義侵佔馬來亞、壓迫和剝削馬來亞人民。馬來亞人民必然將展開更加洶湧的群眾鬥爭和武裝鬥爭，以回答帝國主義的反革命陰謀。

帝國主義通過所謂「五國防務

會議」所策劃的新的軍事部署是美英帝同蘇修所達致的「美蘇合作、瓜分世界」的反革命「全球戰略」的一部份。它是美英帝、蘇修爲了維持對許多國家的控制，包圍中國以及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軍事計劃的一部份。李光耀傀儡在坎貝拉所指出的「防禦中國」，就清楚地道出了「五國防務會議」的反動本質。不難看出，現在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反動派經已把槍口對準偉大的社會主義中國。

「五國防務會議」的反革命軍事部署是帝國主義反動派進行垂死掙扎的表現，它們不能通過一個國家而需通過許多國家的力量來控制馬來亞和東南亞各國。就是證明它們需要比過去更繁多的武器去應對熊熊燃燒的革命烈火，妄圖能够一舉消滅之。但是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樣：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人民事業的邏輯，他們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

“馬來亞公報”發表文章

熱烈祝賀中共“九大”的偉大勝利

最近出版的一期《馬來亞公報》發表文章，熱烈祝賀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偉大勝利。

文章說，代表大會在偉大導師和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指導下通過的重大決定，豐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寶庫。這些決定，爲進一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保證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更加迅速發展，提供了一個偉大的綱領。代表大會的文件，無疑將大大提高世界革命人民在反對以美國爲首的帝國主義、以蘇修叛徒集團爲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和反動派的鬥爭中的戰鬥力。代表大會的偉大成就，給了美帝、蘇聯現代修正主義及其走狗以沉重的打擊。

文章說，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爲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爲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而進行的四十八年的英勇奮鬥，充分反映了毛主席的偉大、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和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正確。毛主席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轉入第十二版)

馬來亞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英帝國主義及其拉曼李光耀傀儡政權，
粉碎「馬來西亞」，反掉假「獨立新加坡共和國」
爭取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馬來亞！



墨寫的謊言掩蓋不了血寫的事實

天燒

本月十四日，拉曼傀儡政權的大頭目拉查（目前是當權派的頭頭），在電視台發表了長篇演講，說什麼「促進國家團結」、「決心消除猜疑、對抗妬嫉」、「我國的人民，馬來人，華人，印度人以及其他人民，必須要好像兄弟般地相處」，諸如此類等等。與此同時，傀儡政權的小頭目、以及形形色色的機會主義者、應聲蟲（包括民行黨），也迫不及待跳了出來拍手叫好，說什麼「全力支持講話」、「認為這是騷亂以來最大鼓午」等等。

在這個講話中，拉查極力把自己裝扮成爲一個「和平天使」、「民族團結的維護者」，什麼「不願看到」、「不希望再度發生」騷亂事件，說了又說。總之，他妄圖通過偽善、假慈悲的表演，來洗清他那沾滿幾千人鮮血的魔手。屠殺成性、罪大惡極的殺人劊子手，也來扮演「和平天使」，不但扮不成，反而露出其兇殘的真面目。在這篇講話中，拉查在強調了什麼「團結」、「容忍」、「和平」、「公正」之後，不是又惡狠狠地說什麼「政府繼續採取堅定的行動，對付那些邪惡分子，反國家分子，及那些負責騷亂的人。」拉查這樣的表演，正像一個殺人魔王，手持鬼頭刀，口唸佛經的那種可憎相。

拉查賣盡了氣力，妄圖把它一手製造，親自出馬指揮的大鎮壓、大屠殺、大逮捕馬來亞人民的血腥勾當，統統推得一乾二淨，一股勁地把責任推在什麼「邪惡分子」、「反國家分子」、「顛覆分子」身上。人們不難明白，拉查所指的就是馬來亞無產階級政黨及其他革命黨團。這種賊喊捉賊的拙劣表演，根本無法掩蓋鐵一般的事實。難道說身穿傳統武士裝的巫統青年團員，會是拉查眼中的「反國家分子」嗎？難道說穿着制服的反動軍警，會是拉查眼中的「顛覆分子」？當然不是的。但是，吉隆坡大流血事件，不正是拉查手下的這伙劊子手幹的嗎？許許多多虎口餘生的無辜老百姓就是最好的見證人。

拉查說什麼「政府已經採取步驟，將那些負責騷亂事件的人繩之以法」。事實是怎樣的呢？目前成千上萬被逮捕的人士，沒有一個是真正的殺人兇手，真正的殺人兇手巫統青年團員和反動軍警，却逍遙

法外，繼續幹着殺人放火的罪惡勾當。其實，要「繩之以法」，第一個要「繩之以法」就是拉查自己。現在，拉查這個頭號劊子手，却以「執法」自居，這和強盜當法官又有什麼不同呢？

在這篇講話中，拉查說什麼「在執行任務上，政府應該顯出毫不偏袒」。不偏袒嗎？真正殺人兇手逍遙法外，受害者被無理逮捕，這難道是不偏袒嗎？在「戒嚴」時刻，武裝暴徒可以通行無阻，而老百姓開窗也要被開槍射殺，這難道是不偏袒嗎？反動政權的電台、電視台、新聞控制中心整天大放厥詞，各種民辦報章，包括外國報章及通訊社，不得隨意採訪新聞，不得刊登稍微涉及事實真相的新聞，這難道也算是不偏袒嗎？巫統中央會議可以大開特開，而其他政黨召開會議却是違反「緊急法令」，這難道又是什麼不偏袒嗎？

事實是最無情的。強盜無論如何善於打扮絕不能成爲救世主。拉查妄想通過謊言、「好話」來洗清其屠殺人民的罪名，這是絕對辦不到的。

讓我們做個中行的榮譽存戶

一群中行
榮譽存戶

中國銀行星加坡分行按照毛主席的教導，進行反對政治迫害的偉大鬥爭已進入一個多月了。這一場反迫害鬥爭是光榮的，是真理正義力量與邪惡反動勢力的一場戰鬥，是具有深遠的政治教育意義的。從星中行的鬥爭一開始，廣大群眾就站在中行的一邊。

李光耀傀儡集團在開動了其一切御用宣傳機器，對中行進行惡毒的攻擊、造謠、誹謗等能事而遭到可恥的失敗後，這些日子來，從表面上看，似乎李光耀集團已「啞巴」了，就連李光耀走狗去拜見了其美帝主子回來時，也破例地沒有在飛機場上來個所謂「記者招待會」。李光耀走狗回星加坡後保持「沉默」的態度，是否意味着李光耀集團已停止對中行的迫害？不！決不是的。這正意味着李光耀正在暗地里進行「磨刀」了，準備對中行進行新的政治迫害。這只要我們從群眾中的反映，就不難理解李光耀集團的陰謀與可惡之處。實際上它們對中行的迫害不但沒有停止，反而是採取更卑劣的下流宣傳手法，以便爲它的新迫害陰謀作部署。

李光耀傀儡集團通過了「聯絡所」、「人民協會」以及一切行動黨御用工具的反動組織團體，向人民作反動宣傳。他們向一些年老的群眾進行恐嚇，說什麼在中行開立戶口，公民權將被吊銷啦！申請屋子沒有啦！

！兒女不能讀書啦！要抽所得稅啦！……同時一些行動黨的黨棍教員，公然在課堂上威脅學生說，誰要是往星中行開戶口和慰問中行職工，一旦被發現就要被開除。對於低年級的學生，這些黨棍教員更是無恥到極點，說什麼誰的家里有收到中行的聲明，一定要交還給學校，否則就是「犯法」的。尤有進者，一些前往中行進行慰問的正義人士，常受到「駐」中行里頭的特務所跟踪，甚至採取拘捕和公開威脅群眾的法西斯行爲。

請看！所有這一切惡毒的宣傳伎倆和強盜的行爲，不正暴露了李光耀傀儡集團要頑固到底地進行反華、反人民真面目嗎？然而，對於李光耀集團的各種威脅與恐嚇的欺騙手段，具有生活和鬥爭經驗的群眾早已領受過了。現在，李光耀傀儡集團的一切威脅和恐嚇的陰謀又告失敗了之後，又要出了另一種欺騙的新花招，散播什麼所謂「和談」的事件，說什麼中行事件已通過外地「談判」解決了，中行里頭的抗議布條已撤下來了……等等。

顯然的，反動派妄想通過各種反動宣傳手法，就可以安定群眾的心，使群眾不再到中行里頭去慰問和開戶口，以便進行它們對中行新的政治迫害。可見，李光耀傀儡集團的心是何等陰毒啊！

李光耀傀儡集團聽着，你們還有什麼新的「法律」條文要再「控告」星中行的嗎？不妨全搬出來吧！讓我們開開眼界，你們過去對中行的「實力義務宣傳」，我們感到很「高興」，因爲你們的宣傳，使我們認識了中行，了解中行，熱愛了中行。因爲中行是偉大領袖毛主席領導下的偉大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銀行。

爲了表示堅決支持中行反迫害的決心，我們支持慕潔同志寫的文章——「請踴躍到中行開新戶口」的建議。我們希望各革命左派、團體、各同鄉會組織、各正義的社會人士，組成廣泛的統一戰綫，進行宣傳群眾，動員群眾，掀起向中行開戶口運動！

同志們，朋友們，我們到中行開立戶口，這是展示我們勞動人民堅決維護真理和正義的力量表現，是對毛主席的熱愛和對偉大中國人民的敬仰，讓我們做個中行的榮譽存戶吧！

揭破帝國主義反動派 迫害被關在「青年感化院」的反抽兵青年

拉曼李光耀傀儡政權出其反革命反人民政策的需要，近年來，進一步勾結美英帝和蘇修向我國馬來亞人民進行猖狂的迫害。它們把反對充當帝國主義反動派炮灰的青年關進所謂「青年感化院」進行野蠻的毒害。

實為青年感化院的「青年感化院」

自從李光耀傀儡政權，強蠻實施反動「法律」以來，有些反抽兵青年被關進樟宜「青年感化院」。這座「感化院」是反動傢伙暴虐的魔窟，裡面關着兩百多人，其中包括打搶者、私會黨和小偷等。這鬼地方，同是反動政權迫害人民的監牢總局所管制的。它和其他監牢大同小異。不過，監牢當局把監牢分成四種。第一種監牢是比較「自由」的。每天有電視機可看，有集體「自由」和運動，每星期看一次壞電影，而且是強迫的。大家可以在一起吃飯。有一分經過剪和漆黑的報紙。報紙是二天或三天看一次。晚上三四十人同睡一間牢舍。第二種監牢是在第一種監牢裡，再圍起一層鐵絲網，沒有第一種監牢的「自由」，不能自由運動，沒有電視，沒有報紙，要做一些比較辛苦的工作，和時常遭受虐待。第三種監牢是在第一種監牢內，是一間暗房，什麼「自由」都沒有，每一天都要遭受殘酷的毆打，或強迫進行疲倦式的運動，以及在烈日強烈照耀下操練。第四種監牢是在第二種監牢內，也是暗房。比起第三種來更加嚴酷，更不用講到「自由」這兩個字。里面是一間非常悶熱、很暗沒有聽到外面聲音的小房子。有時關了五、六個人 在同一間房子。其難忍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它比第三種監牢更壞，有可能被打死在里邊，或被迫發神經病。關在此監牢的人，長時期受着黃色與反動文化的毒害和影響，在里面反動派還無理強迫早上要向「國旗」立正，唱「國歌」和「宣誓」。如唱得太小聲或不唱，就往往會被粗暴毆打、關進黑房。甚至被打得頭破血流致死，也是如此。在這里不妨介紹一下，監獄當局怎樣打法：比如每天早上要穿鞋，你沒有穿的話，那麼你就要看那些狗獄官的性情如何了，如果它昨晚賭贏的話，它就會放過你，賭輸的話，它會叫你跑到倒下去為止，或再叫你做疲勞式的運動，或再把你打到吐血，或打到頭破血流直至它心甘情願為止。有的獄官會叫你舉起雙手，然後才參加腳踢，否則用木棒打、刺，有時打到肚子也漲了起來，還是打。許多極其殘酷打人的手段都使用了出來。你如果要上訴，除非你有錢，但是這些人是窮人，怎麼會有錢上

訴呢？

關在里邊吃的是營養非常低劣，有時候甚至是腐爛的食物，水果尤其缺少，那些盛飯菜的鏟碗和碟，更有很厚的油垢，幾乎三四個月才洗一次肥皂粉，普通只是用水和一塊布洗過。而在盛飯時，碗里的水沒有抹乾，就把飯盛了進去，等到二三個鐘頭才拿出來給這些「犯人」吃，結果那些飯是帶酸難下口。伙食房和食物外表看來很乾淨，內面是完全不衛生。他們喝的水十分缺少，一天喝兩次的茶或牛奶水，有時水也是沒有開的，當局是不准從自己家里帶些食物和水果進去監獄，所以只好吃當局的劣品，因此，在這里的人每天看的、聽的、所接觸的和所吃的都是壞的。試問，這不是一所感壞人學壞的學院嗎？

反抽兵青年慘遭迫害

近來，又有反抽兵、反軍訓青年被關進此魔窟，妄圖使他們屈膝投降。他們對於反動當局把他們關進監牢感到無比的憤恨，他們在監牢里唱全世界人民最愛唱的「東方紅」和「大海航行靠舵手」，嚇壞了監牢的紙老虎，於是反動當局就把兩位反當兵青年叫去，進行粗暴的毆打。後來其中一位青年被放回去另一位就先後被關進第三和第四種監牢（暗房）一個星期，同時剝奪了一個月的家屬的探獄權利，一個月四次買東西的權利，和無理增加兩天的扣留時間，妄圖一舉消滅革命的戰歌。反抽兵青年對於反動的監牢當局的政治迫害，提出最最強烈的抗議和嚴厲的譴責。反動當局應立刻停止此種政治迫害，並拆消對反當兵青年的扣留令。他們的家屬也嚴厲的抗議反動監牢當局，無理剝奪他們探獄的權利，抗議對他們親人進行粗暴的毆打虐待和扣留等無理行動。同關在此監牢的其他「犯人」對於反動監牢當局，迫害這些青年唱歌的自由，表示非常的憤恨。他們說：「這些紙老虎，在此為非作歹，無法無天，終有一天，它們必定要賞賞人民的鐵拳，打不過，有共產黨來幫人民打，一定要把它打成肉醬。我們在此也要嚴厲正告拉曼李光耀傀儡集團：歌，我們全世界被壓迫人民是要唱的，你們欠下了我們的血債也是要用

血來償還的！當你們走遍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你們必然會聽到此種使你們發抖而瘋狂的戰歌，就會有人向你們追討血債。你們必須立即停止對反抽兵青年和所有愛國志士進行法西斯的殺害和迫害。無條件釋放馬來亞（包括新加坡）的所有政治犯。

我們再次嚴厲警告美英帝，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和拉曼李光耀走狗：我們馬來亞人民的鬥爭，是革命的鬥爭，有偉大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作靠山，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馬來亞革命人民，不是好惹的。多年來殖民主義者，和拉曼李光耀傀儡政權，編織了各種各樣的謊言，和神話故事，極力為其鎮壓和奴役馬來亞人民的丑惡法西斯行徑作辯護。日本投降後，緊接着就是英帝國主義的軍法統治，英帝國在馬來亞染上了血淋淋的雙手和載滿了戰艦的財寶運回本國，並且扶植了走狗政權，這些傀儡政權在這期間，槍殺和逮捕了馬來亞無數愛國志士。在今天，拉曼李光耀傀儡政權却一再大言不慚地叫囂，它們的政權是所謂「獨立」的！在此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你們這些長着兩條腿的豺狼還要繼續監禁和殺害反帝愛國志士呢？！為什麼你們還要繼續為帝國主義收羅炮灰呢？深受祖國人民所痛恨的拉曼李光耀集團，十餘年來甘當美英帝的走狗，出賣和迫害我祖國人民。多年來驅逐外國出生，而在馬來亞長大的反帝革命志士，和監禁殺害了我國多少英明能幹的領袖。對此，美英帝、蘇修和拉曼李光耀傀儡集團，必須負起全部責任，血債要用血來償還的，而且是要加倍償還的。歷史的巨輪是不會返轉的太陽不會從西邊升上來的，你們全面崩潰、徹底消滅的日子是指日可等了。

在此，得鄭重指出，真理是站在我們革命人民這一邊的。被壓迫被剝削的馬來亞人民，在毛澤東思想的武裝底下，必將堅決高舉群眾鬥爭的偉大紅旗，把革命進行到底！





解雇和逮捕吓不倒工人階級

紅毅

今年五月廿六日，反動的裕廊鵝標機廠資方橫蠻解僱了全廠一百卅六名工友，並且非法綁架了七名工友。這項行動，是得到李光耀集團密切配合，在黃色工會默許下進行的。

當天清晨，裕廊“工業區”籠罩着一片白色恐怖，“殘暴隊”及烏龜車到處橫行，由三名警察總監親自出馬，指揮着這場鎮壓工友的法西斯暴行。七時許，當滿載鵝標機廠工友的巴士抵達“工業區”時，“殘暴隊”便緊緊跟蹤。到了工廠，資方令工友返回宿舍。接着宣布全體工友已遭“解僱”，並命令工友即刻收拾衣物離開宿舍。工友們拒絕離開，“殘暴隊”並立刻鎮壓，連打帶拉（有多名工友被打傷），但遭到工友們的英勇反抗。緊接着，“殘暴隊”便將全部工友載至附近的警察署。命令工友不得集中，應立刻回家。但立刻遭到工友們的拒絕，他們全體到黃色工會的會所，向“工會”表示強烈的抗議。

在這之前一天晚上七點至凌晨四點，反動政權先後綁架了該廠的六名工友，另一位女工的丈夫也遭無理逮捕。全體工友對此感到無比憤怒。他們要求會見黃色工會的頭目，向這伙工賊表示強烈的抗議，抗議他們遭到反動資方的非法解僱，抗議他們遭到“殘暴隊”的野蠻毆打，抗議他們的負責人遭受非法綁架。但是這伙工賊已嚇得要死，推說總會有會議，企圖逃避其責任。他們希望工友能自行解散。但是，全體工友却群集在“工會”門口，使這伙工賊的陰謀不能得逞，只得厚着臉皮出來。他們一面埋怨工友不應該集中，應該回家等候消息。一面以欺騙的手法來逃避工友的指責。對此工友堅決表示，認為除非資方收回成命，否則將不解散。當晚，工友們就在那里過夜。工友們的集中，暴露了“工會”親資方的面目並啓發了其他各廠的工友，得到他們的普遍同情。工賊們見勢不妙。第二天傍晚，便以什麼“經濟發展局”不許可的“命令”，強迫工友解散。

鵝標機廠工友是十分團結的。他們步伐整齊，行動一致，早已成為反動政權和黃色工會的眼中釘、肉中刺。今年是新合約的談判。反動資方一開始就十分頑固，對工友的要求不予理睬。三月廿四日，全體工友團結一致採取行動（當天泛馬木業工友也同時停工而遭鎮壓）。把資方和走狗政權嚇得要命，黃

色工會的頭目也親自出馬，說什麼工友的要求太過分，說什麼工友不該採取違反“共和國法律”的工業行動等等。但在工友團結一致的行動下，在當時的形勢（指泛馬木業事件）影響下。四月十三日，反動資方終於在談判桌上接受了工友的全部要求。但是，過後資方却遲遲不肯簽字。同時又以什麼婚後津貼和喪事假期等不成理由的“理由”加以拖延，因而激起了工友的憤怒。五月廿一日起工友便採取怠工行動。這項行動是必要的，是被迫的。這是有必要警告資方不得再拖延，但反動資方却蠻幹到底，並採取行動非法解僱全體工友。

壟斷資本家在裕廊“工業區”設廠是有厚利可圖的。鵝標機廠的老板是要繼續生產的。過後資方也極其狡猾地，通過一個代理人叫四十五名工友回去重新工作，企圖分裂工友的團結並達到其陰險的目的。工友們識破其陰謀詭計，理所當然地加以拒絕。他們堅決表示，除非資方接受下列條件：（一）收回解僱全體工友的成命；（二）立刻在新合約上簽字，不得拖延。否則，由此而產生的一切後果必須由資方負責。

黃色工會在這次事件上扮演了可恥的幫兇角色。工賊們為了平息工友的憤怒，說什麼要去向××部長請願。其實，衆所周知，李光耀集團正是這場鎮壓工友的元兇。所謂請願，只不過是在幕後商討如何解瓦工友團結的對策而已。六月四日，黃色工會拋出了一個所謂“告會員書”。在這篇聲明裡，大肆攻擊機廠工友的正義鬥爭是什麼“非法的工業行動”。因而觸犯了“工業關係法令”，致使“工會”無

法以“法律”根據跟資方談判。企圖以此推委責任。聲明還威脅說，如果其他廠工友也採取這種行動，工會概不負責。這就是工賊真面目的自我暴露。請問這伙工賊們，今天李光耀集團的那一條“法律”是對工人有利的？其所為那一點是為工人服務的？你們這伙工賊為裕廊工友究竟做了些什麼好事？你們和反動資本家緊密勾結，狼狽為奸，破壞泛馬木業工友的鬥爭。如今你們又污蔑和出賣機廠工友的鬥爭。你們要工友遵守“法律”，就是要工人階級永遠供壟斷資本家使喚，永遠讓它們壓迫和剝削。告訴你們，我們辦不到！

鵝標機廠工友藐視反動法律而開展鬥爭好得很！他們得到全裕廊工友的熱烈支持。當反動資方和反動政權串謀解僱和綁架工友的消息傳開後，廣大工友都非常憤怒。他們破口大罵李光耀政權，堅決支持和同情機廠工友。這次事件，再一次有力地教育了廣大的裕廊工友：今天工人階級是處在什麼樣的地位，工人的工作和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再次暴露了黃色工會是外國壟斷資本家的工具，是工人階級的死敵！

李光耀傀儡集團、外國壟斷資本家和工賊們聽着：你們想以殺一儆百來恐嚇裕廊工友的陰謀是徒勞的。工人階級任隨你們宰割的日子已經過去。裕廊“工業區”是一座即將爆發的火山，泛馬木業和鵝標機廠工友的鬥爭只不過是大爆發的前奏。一場不可避免的大爆炸將在不遠的時候到來，掘好你們的墳墓吧！馬來亞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將徹底埋葬你們！

香港友客輪強烈抗議

反動派迫害何可康輪船員

敬愛的同志們，你們好！

首先讓我們祝福馬來亞人民心中的紅太陽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

我們香港海員強烈抗議星洲反動派無理迫害外輪何可康輪的幹事。何可康的幾位同志在六月十四日遭反動派胡亂毆打，船員同它們進行了鬥爭。船員都指出，打是不怕的，他們向我們香港海員說，他們還沒到星島前，就已準備不惜一切促使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在全世界廣泛傳播的工作。他們在中國曾被熱烈地迎接到文化大革命的中

心地——北京。他們在船上與船長的鬥爭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

我們的船員都要向何可康輪的幹事們學習。我們準備回中國時向中國人民報導何可康輪又在星島的鬥爭獲得令人鼓午的勝利，我們向何可康輪及全體星島海員致敬！向他們的隊長鍾同志學習。

友客輪全體香港海員敬禮

毛主席的光輝事迹：



太 陽 照 耀 鐵 爐 冲

在偉大統帥毛主席發動和領導的秋收起義四十周年的前夕，我們來到起義部隊勝利會師的聖地——文家市。我們懷着無限崇敬的深情，觀看了毛主席和會師部隊駐地——里仁學校（一座在偏僻山區里難得見到的宏偉建築，可居住上千人）。陪同我們的同志說：“毛主席在秋收起義前十年就在這一帶作過深入的社會調查，住在離文家市不遠的鐵爐冲，還在那里親手栽培了兩棵板栗樹哩！”……

我們渴望着及早看到鐵爐冲和毛主席手植的板栗樹。第二天，天色才發青，我們就出發了。趕到鐵爐冲，天還沒大亮。這是一個山色秀麗的小山坳。一位六十多歲的大爺接待了我們。我們還沒開口，他就說：“你們是來看毛主席親手栽的板栗樹對吧！今年正是毛主席到我們鐵爐冲五十周年哩，你們來得正是時候。”說着，把一件上衣往肩頭一披，就興冲冲引我們出了門。

一出門，走上一條田埂。大爺深情地望了望從山坳里往外伸展的小路，有聲有色地對我們說起來了：“一九一七年冬天，毛主席穿着一件長袍，戴着一頂學生帽，從長沙步行三百里路來到這裡。毛主席每天到農民家里訪問、談話；到田頭，同農民一起勞動。他看見農民在田里種蠶豆，就稱讚農民縫補針，真勤勞。他和農民像一家人一樣。農民們都說：毛先生就是與別人不同，他和我們貧農想在一起，做在一起，真是個了不起的人。”大爺越說聲調越高，那興奮勁兒，似乎又回到了當年毛主席的身邊。我們心里也很激動，彷彿親眼看見毛主席冒着寒冬的風雪，奔走在文家市區的農舍里，彷彿親耳聽見毛主席在田埂上、大樹下同農民促膝談心。這裡，那一塊地里沒有他老人家的腳印，那一間茅屋沒響過他老人家的聲音啊！現在我們更加理解四十年前秋收起義時，毛主席為什麼把部隊帶到這裡來會師了。毛主席不僅熟悉這裡的山水地理，而且熟知這裡的社會階級狀況。

敬愛的毛主席啊，您曾經說過：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的根據。而您從青年時代起，就以自己的偉大革命實踐，為全黨樹立了最光輝的典範。就在一九一七年，您不僅利用暑假到文家市進行社會調查，而且利用暑假，冒着酷暑，步行九百里，到寧鄉、安化等五縣進行了大規模的社會調查。您就是通過社會調查和革命實踐，英明地指出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是農民問題，以舉世罕見的偉大魄力，“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幹”，舉行了震撼世界的秋

收起義。您真是脚下走遍千山萬水，胸中懷有天下風雲。社會調查就是您打開中國革命勝利道路的金鑰匙啊！從人類有史以來，有誰在廿三四歲的青年學生時代，就以如此巨大的魄力和決心，進行這樣大規模的社會調查呢？沒有！只有您，只有我們的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只有您，世界上最偉大的天才！

大爺接着又說：“毛主席對文家市的一山一水再清楚不過了，周圍的山山嶺嶺他都爬上去過。你們看，那座最高的山，主席也上去過。”朝他手指的方向看去，西南面有一座聳立在群山之間的高峰，峰巔直指藍天。“那時有人問他是幹什麼的，主席是地理先生。”“嘿！地理先生。”我們一聽都笑了。毛主席多風趣啊！可那時，人們怎麼會知道，這位“地理先生”是在為中國革命鬥爭的需要觀察地形。這位“地理先生”就是全中國人民、全世界人民的偉大領袖啊！我凝望着高山，似乎看見毛主席高大魁梧的身軀屹立在山頂上，高擎中國革命、世界革命的大旗，觀看天下之風雲。

曙光洒滿了山坳，天色明亮了。我們隨大爺繞過一個山角，抬頭一望，眼前是一座二百公尺左右高的小山，山脚下有一塊小小的平地。大爺指着平地說：“當年，這兒是毛主席同學的家，毛主席來時就住在這裡。”停了停，大爺興致勃勃地介紹說：“主席非常注意鍛鍊身體，每天早晨起來，第一打拳，第二爬山，第三用冷水洗臉，不管刮風下雪，天天如此。”大爺邊說邊興奮地用手比劃着：“有一次，我問主席，‘毛先生，你每次爬山做什麼？’毛主席親切地說，‘鍛鍊鍛鍊身體！’”

“鍛鍊鍛鍊身體嘛！”這是多麼平常的一句話啊！可是這句話，出自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口，又是多麼的不平常啊！為了中國革命事業的需要，毛主席從小就刻苦頑強地鍛鍊身體，培養堅強的意志。從抗日戰爭到百萬雄師橫渡大江，您那高大魁梧的身軀總是站在鬥爭前列，您總是邁着穩健有力的步伐，引導我們向勝利進軍。今天，在您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的長徑中，您又以七十三歲的高齡，第七次暢游過波濤浩

瀚的長江，歷時一小時零五分鐘，游程卅華里。毛主席啊毛主席，您的健康就是全中國、全世界人民最大的幸福啊！

我們正沉浸在幸福的回憶中，猛聽得一聲叫：“快看，毛主席種的板栗樹！”我們急忙抬頭一望，只見山頭上聳立着兩棵參天大樹，迎着朝霞，巍然挺拔，青翠欲滴，亭亭如蓋，一片盎盎生氣，好不雄偉！我們一陣激動，歡躍着向山上奔去。

站在板栗樹下，我們輕輕地撫摸着樹身，久久地仰望着碩果累累的板栗樹，心頭湧起一陣又一陣幸福的激情。我們激動，大爺更是激動，他告訴我們：毛主席在這裡一共住了十多天，臨走前在這裡種下了兩棵板栗樹。這裡原來是一片荒坡，自從毛主席栽下板栗樹後，荒坡就變成了樣。果樹越種越多，成了果樹林。多少年來，鐵爐冲的人民望着這兩棵高大的板栗樹和滿山滿坡的果樹，無時無刻不在想念着毛主席！

是啊，毛主席，鐵爐冲的人民有多少知心話對您說，多少的貼心歌兒要對您唱啊！是您，高舉人民戰爭的大旗；是您，領導了偉大的秋收起義；是您，匯集中國革命的力量，創建了中國革命走向勝利，取得累累的革命碩果！即使說盡了世界上所有的讚語，都說不盡您的親切關懷；唱完了世界上所有的頌歌，也難以表達您的英明偉大。

參觀結束了，我們以十分難捨的心情告別了大爺，告別了鐵爐冲。可是一顆顆激動的心啊，就像江水一樣，一直在滾滾翻騰。這是一堂多麼生動的毛澤東思想的教育課啊！下山的路上，我們不禁一次又一次地回頭眺望那令人永遠難以忘懷的鐵爐冲和板栗樹。

看啊！在萬眾朝霞之中，那高高的山峰更加巍峨雄偉了，那參天的板栗樹更加傲然挺拔了，樹立在萬頃綠坡之中的紅彤彤的毛主席語錄牌，更加光彩奪目了。勤勞的鐵爐冲人民已經在田里勞動了，清亮的、歡快的歌聲順風傳來，鐵爐冲新的一天又開始了。這是一個多麼美麗、多麼富有生氣的革命的鐵爐冲啊！鐵爐冲，不正像那板栗樹一樣，五十年來經受了暴風雨的吹打，在毛澤東思想的陽光雨露哺育下，健康地成長起來了，壯大起來了。

其實，鐵爐冲不也正是我們偉大祖國的一個縮影嗎！五十年來，

（轉第六版）



革命英雄故事

楊根思

楊根思，江蘇省泰興縣五官鄉伙村人，1922年生。1944年二月參加新四軍。1945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50年9月曾出席全國戰鬥英雄代表會議。同年十月參加中國人民志願軍，歷任班長、排長、連長。1950年十一月廿九日在朝鮮咸鏡南邊長津郡下碣隅里外圍制高點1071高地東南小高嶺戰鬥中光榮犧牲。1952年5月9日中國人民志願軍領導機關特決定追記特等功，授予「特級英雄」稱號。1953年六月廿五日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授予「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英雄」稱號，同時授予金星獎章和一級國旗勳章。中國人民志願軍領導機關並決定，楊根思生前所在的連隊命名為「楊根思連」。

☆ (一) ☆

那天，排長們都在連部議論着這一批新戰士。一排長是喜歡挑別的。他說：「新戰士的個頭太矮；有幾個小鬼年紀太輕，簡直沒有個兵樣子」；有一個是「花機關」——滿臉大麻子……，哎呀，太不整齊了！二排長埋怨連長和政治指揮員有偏心，一連說了幾聲：「人家一排長是主力排嘛！」只有三排長不吭聲，裁着小紙條卷煙吸。一排長話鋒就轉到三排長身上：「三排的新兵最整齊了，你看，老孫沒有一點意見。」老孫——三排長孫福生看了對手一眼，慢吞吞地說：「有什麼不滿意的，都是根據地的好子弟，反「掃蕩」和反「清剿」，鍛鍊出來的好漢！要好看幹什麼？又不是戲班子！」

這時候，通訊員帶進一個新戰士來。

這個新戰士是黑瘦的高挑個子，狹高臉上的濃眉、高顴骨，特別是緊抿着的臉十分顯眼。好像誰賭氣，走進來，「抗郎」一聲，把背包和飯包摔在地下，也不向誰瞧一眼，轉身對門口站着。

本來在聽排長們議論的連長，轉過身來，把這個新戰士一打量，心里想：難怪那一個班都不要你，你不像個機靈兵。轉眼對一排長說：「扛子彈箱吧，別一排去。」

新戰士一聲不吭，動也不動，好像釘在地上一樣。一排長連喊了幾聲：「跟我走。」連半點回音也沒有。一排長一提手，去到連長身邊，輕輕地說：「算了吧，我們排里不缺少個泥菩薩，我不要。」轉身就走出連部。

三排長孫福生走了過來，拉起新戰士的手一摸，對連長說：「好厚的老茧，是個好勞動。我們排長，我要老實人。」

連長點點頭。三排長帶着新戰士就走。新戰士低着頭，帶着點委屈，也帶着點喜悅，回答着三排長的問話：「你叫什麼名字？」

「楊根思。」

就這樣，楊根思在三排十班當了彈藥手。沒有幾天，因為楊根思整天悶聲不響，人們都說他：「好像大家欠他二百文錢一樣！」有時委實憋不住，也說上一兩句，不是惹人笑，就是叫人跳，說不定因此引起一些爭吵。

只有排長孫福生心里有些數：這號人，心里一定藏着什麼事。勞動人民嘛，不能沒有一點傷心事！

果然，晚上個別談話的時候，楊根思火辣辣對孫福生說：「我有半輩子的仇，一肚子的氣，我要報仇出氣！」

孫福生拍着他的肩膀說：「對。」

「我這人，無親無眷，就好像石頭里崩出來的。什麼人都欺侮我，什麼人都不讓我活，逼得走投無路。我呢，硬要活下去，要出這口氣。」

孫福生說：「你這仇啊，應該說小得很。」

楊根思一聽跳了起來，直叫喚：「血海深仇哪，排長！」深深地吐了一口氣，一五一十地對排長訴說起來。他出生在江蘇省泰興縣的一個貧苦農民家里。就在他出生的冬夜里，祖父被地主派去的狗腿子淹死在長江里。四歲那年，父親被軍閥隊伍抓去抓走，打死在半路上。母親聽到這一消息後，瞪着眼，

張着嘴，半天沒有喘出一口氣來，等到喊出一聲「啊！」吐出一灘白沫，人就瘋了。第二年，瘦成一把骨頭的母親也死了。楊根思東家要一口，西家討一碗地熬到了十五歲。這時是抗戰第二年，他隨着年輕的姑母到上海，報人情，送禮品，總算進了一家毛毯廠里做雜工。吃盡了辛苦，受够了折磨，居然學到了一點手藝，成為一個正式的工人。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日本侵略軍正式駐進租界里，毛毯廠老板就關了廠做買空賣空的投機生意，楊根思就失業了。楊根思當過臨時的搬運工，拉過黃包車，還是混不到能飽飯的日子。而且，爲了打炮不平，打了偽警察，惹下了大禍，只好逃回家鄉。

孫福生點點頭說：「是呀，你在農村活不下去，你到城市也還是活不下去！地主淹死了你的祖父，軍閥隊伍打死了你的父親，氣瘋了你的母親，資本家剝削你，偽警察仗着日本鬼子的勢力逼得你只好逃走……的確，你有仇，你有恨，但是，你可曾知道這世界多少人在受苦，多少人在受難，多少人家破人亡！」

楊根思的頭低垂着，他在想：「這世界哪，為什麼會這樣呢？」

孫福生撫着楊根思的頭說：「所以我們要鬧革命呀！打走了日本鬼子，我們要建設新的中國，新的社會……」，接着，他耐心地用語言給楊根思畫出一個新中國、新社會的藍圖來。

楊根思就像黑夜里迷失在深山里的臘人，看見了前面有燈光在閃亮……

(待續)

萬道、燦爛奪目的光芒！

“大海航行靠舵手，萬物生長靠太陽”，我們仰望着火紅火紅的、永遠不落的紅太陽，用渾身的熱血在心窩里結結實實地刻下了十八個大字：“毛主席啊，敬祝您老人家萬壽無疆！萬壽無疆！！”



我們的祖國，不也是在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光輝照耀下，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正確指引下，也像板栗樹一樣，從一棵小小的幼苗，在暴風雨中壯大成長為一株參天的大樹，巍然屹立在世界的東方！

越想，心里越激動；越看，祖國的山河越壯麗。乾脆，我們都停了下來，站在半山腰眺望毛主席居住的偉大祖國的首都——北京，就在這時，一輪火紅火紅的太陽從山頂上升起來了，升起來了！霎時，天空染紅了，大地染紅了。多紅的太陽，多亮的太陽，多麼溫暖的太陽啊！

敬愛的毛主席啊，您從青年時代開始，不就像這輪初升的太陽一樣，剛躍出地平綫，就放射出金光



(24)

1969

伯 ☆ 龍 ☆ 明 ☆ 白 ☆ 了 (小說)

◁ ○ 馬 地 ○ ▷

“他們害怕什麼？”

“你難道還不知道？”北京仔以為亞曼真的沒聽到什麼風聲，就向他解釋：

“昨晚，對岸的「烏令多」(馬來語：老人)來公司，他特地告訴我們，他說馬末被警察捉去，馬末的一些朋友要來找我們算帳，叫我們要小心。其他的工友聽了非常害怕，担心三更半夜會遭甘榜的人來砍殺，便連夜駕了吉普車逃到板廠避難，只留下白頭佬、亞德和我三個人。”

“那你們為什麼不逃？”

“我是不贊成逃的。我對他們說，我會和甘榜的人接近過，了解大家的心地都很善良，不會隨便打人，即使有什麼誤會，也是可以慢慢談的。如果大家一逃走，事情就無法解釋，誤會就會越來越深。我還告訴他們，你是我的好朋友，事情總不至於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何必逃呢？”

“亞曼，馬末是你的哥哥，你總該知道甘榜裡的人會不會來打我們吧？”白頭佬也開口了。

“消息我是聽到的，事情我也很清楚。為了我哥哥的事，害得你們提心吊膽，我何嘗不難過。甘榜里的一些朋友，可能是一時氣憤，我阻止他們，告訴他們不能亂來。我對他們說，錯是錯在「莫達」開除我哥哥，也錯在警察亂抓人。但他們不聽我的，還說老板是華人，你們也是華人。不過，他們要在我哥哥審判以後才找你們。如果我哥哥被判有罪，那事情就很糟糕了。而且，連我父親也贊成他們的意見，你說怎麼辦？”

北京仔聽了，沉思片刻，對亞曼說：

“亞曼，你做得對，雖然問題有點頭痛，但總不會沒法解決的。只要你堅持你的意見，耐心和他們解釋，他們一定會分清是非的。”北京仔喝一口咖啡，繼續說下去：

“我們同是在一個地方生活，也同在一起工作，為什麼彼此間一有事情發生，就要搞到種族問題上去呢？亞曼，你說這為什麼？”

“我也不大清楚，我曾聽甘榜的人說華人有錢，華人把馬來人的錢搶走了。也許是錢作怪吧？”

“不是錢作怪，而是人作怪。帝國主義者在我國製造了種族的猜疑，反動的統治集團給我們帶來了階級的不平等。這是罪惡的根源，我們要認清這一點。你看，我們不是和你們一樣窮嗎？大家同樣受人

剝削，大家同是工人階級，何必要分彼此呢？”

亞曼聽了，低頭思索。北京仔看他緘默的神情，多半是同意自己的見解，心里也很高興。

亞曼突然想到亞利還在舢舨上等他，便對北京仔說：

“我們去炸魚吧，怎樣？就在你們沖涼的河邊。”

“哦，是了，你的炸藥那里拿來的？會不會「沙那」(犯法)？”

“那是暗中向一個人買來的。”

“沙那”的事多得，要吃飯，管他那麼多。怕什麼，一起去吧！”

“好的，我去叫醒亞德。你們先去炸，我們隨後就來。”

(三)

“碰！”一聲爆炸響，從遠處傳來。

“亞德，快，他們開始炸了！”

亞德急忙穿件背心，跟着北京仔往河邊跑去。他們飛快地跑，一心想着要把被震昏的魚捉到手。

出乎他們意料之外，跑到半途，只見亞利神色慌張地跑來，當碰見他們時，很緊張地說：

“亞曼……亞曼……他被炸傷了！”

“傷得怎樣？”北京仔馬上追問。

“我……我也不大清楚……清楚，他滿臉都是……都是血！”

“亞德，我們快去救亞曼！”

北京仔和亞德放快脚步，直奔出事地點，亞利也不停留，立刻趕回去通知亞曼的家人。

北京仔跑到河邊，只見亞曼半個身體浸在水里，顯然是來不及把炸藥拋出，炸藥突然爆炸才掉進河里的。他痛苦地呻吟着，一直掙扎着想爬上岸，但力不從心，搖搖幌幌。鮮血從他的頸項傷口處湧出來，頭額也淌着血，右手被炸得血肉模糊，五指不見，這副模樣真令人毛髮悚然。亞德看見亞曼變成了一個恐怖的血人，止步不敢上前。還是北京仔行，三步當二步跑，不管三七廿一，跳進河裡，一手扶住亞曼，一手按住他頸部傷口，不讓血湧出。

“亞德，快過來呀，幫我上背！”

亞德一時被這景象嚇得不知所措，呆在那里，北京仔索性猛力往後一掀，揹上亞曼，走上岸來，趕緊往公司跑。

好一個北京仔。是什麼力量使

他在鮮血面前不畏縮？是那毛澤東思想的力量，是那深厚的階級感情使他勇敢地挽救了階級兄弟的生命。

北京仔的原名叫王祺，“北京仔”是工友們給他取的綽號，因為他喜歡收聽“北京電台”。北京仔出身在一個貧苦的工人家庭里，只讀了三年的小學，後來進村裡的社陣支部唸文化班，這才有了文化，學會了做人的道理。他起初是跟父親的山大王，在一次意外事件中，他父親被樹桐壓斷一只腳，變成殘廢，他就頂替他父親的工作，至今駕山大王也有三年的經驗了。這些歲月裡，他跑過許多公司，這些公司多半是着落在僻野的森林裡，現在的公司則建在馬來甘榜附近。當沒工作的時刻，他就愛到馬來工友的家玩，了解馬來群眾的生活，亞曼的家他是常去的。

北京仔把亞曼揹進公司，放下，讓他依靠着柱子。亞德隨後跟來，定了定神，這才找了塊破布來包扎亞曼的傷口，白頭佬也拿了一瓶止血藥水過來，一起搶救亞曼。

大家把亞曼的傷口包扎完畢，就扛他上山大王，北京仔弄乾淨身上的血跡，穿上衣服，駕了山大王就往公路跑。亞德扶住亞曼，亞曼一直昏迷不醒。

公司離開公路約有三四哩。

山大王行了半哩左右，遇見伯龍和亞利，還有亞曼的妻子，她手中還抱着孩子。他們看到山大王，都站在路旁。山大王停了下來，亞曼的妻子搶先過來，看見亞曼滿身血跡，傷痕累累，竟放聲大哭。北京仔急着要救人，不客氣地對她說：

“哭什麼，亞曼還沒死！救人要緊，快回去把他的登記拿來！”

亞曼的妻子被北京仔一喊，才停止哭泣。

一會兒，山大王上又多了伯龍、亞曼的妻子和兒子。山大王沿着高低曲折的黃泥路前進。山大王是不准在公路上行駛的，除非有“紅牌”，北京仔只能把它駕到公路岔口，然後另找其他車輛把亞曼載去卅多哩外的醫院。

黃泥路揚起滾滾的灰塵。每個人的心情都非常沉重，究竟亞曼能活下去嗎？……

(四)

一個星期後。

北京仔和亞德去醫院探問亞曼。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探問，因為他們很快就要離開這里，以

(接第五版)

後也難來了。

伯龍、亞曼的妻子和兒子，一直陪同亞曼留在醫院。他們在本地沒熟人，要常常回家又沒錢，晚上便在病房走廊過夜。北京仔和亞德進到病房，就看見亞曼一家大小都在那兒。亞曼半躺半坐着，整個頭部綁滿紗布，露出鼻子和眼睛，左手也扎了紗布，手掌卻沒有了。

亞曼有救了，北京仔暗自慶興。生命是最寶貴的東西，就是殘廢了，活着還是有用的，只是他要頑強地生活下去，站穩工人階級立場，不要脫離群體，幸福的日子才會接近他。

“亞曼，你好吧！”北京仔叫了一聲，走上前握緊亞曼的左手。階級的感情就在這里流露，亞曼對着北京仔，感動得說不出話來。伯龍有點內疚，前些日子竟怪錯了這樣好的一批工友，這時他要說些什麼話呢？他唯有用感激的眼光望着他們。

北京仔目睹大家靜默，還以為他們傷心過度，不願談起這件事，他就問伯龍：

“伯龍，馬末有什麼消息嗎？”他現在一直被關在警察局，不准担保，還要半個月後才審訊，前天他的妻子來看亞曼時，她說馬末被警察打得很厲害。”伯龍大略把馬末的情況敘述一下，不禁歎一聲長氣：

“唉，這是一個怎麼樣的政府呀。”

“伯龍，你也不要太傷心了，馬末是無罪的，他會很快出來的。”我看是很難的。想不到政府竟不幫我們馬來人！”伯龍越說越氣。

“這就是聯盟政府的本來面目，他只會袒護資本家，做帝國主義的走狗，專欺壓我們窮人，他是絕不會幫助窮人的，不管是馬來人還是華人。馬末的被捕，完全是資本家和政府的過錯。”北京仔解釋道，“政府會錯？……”伯龍的舊思想開始動搖了。

“北京仔說得對，都是政府的錯。昨天有一位警長來這裡，查問我受傷的經過，當他知道我是被炸藥炸傷時，還說等我好了以後，要在法庭上控告我私下擁有炸藥，他根本就不理會我的手被炸掉。你看，政府那會照顧我們窮人？！”亞曼氣憤地說。

大家說着、談着，探病的時間也快結束了，北京仔此時才把來意說出：

“亞曼，我要告訴你一件事，明天我們要離開公司了。”

“為什麼？是不是害怕甘榜的人來打你們？”亞曼急迫地問。

“你們放心好了，甘榜裡的人都知道你們是好人，他們是不會打好人的。亞利來過，他說甘榜的人

都讚揚你的勇敢，對你非常尊敬。要是沒有你，亞曼可能沒有救了。”伯龍對北京仔說。

“謝謝你們的好意，我也知甘榜的人都很好，不會隨便打人的。我們離開這裡是因為「莫達」不要我們工作了。”

“他欠的錢不還了？”亞曼問。

“他怎麼敢不還。要是不還，我們要把他的板廠拆掉！”

“欠工錢已是沒有理由了，如今還要叫你們走，那更不成立了，去勞工部告他！”

“你難道忘了所謂勞工部也是政府的，那里還會替我們工人出頭！”

“現在是惡人當政的時刻，資本家就是利用政府的法律來壓迫我們工人的。總有一天，他才知道我們工人是不好玩的！”站在一旁的亞德忍不住氣，也開口了。

“想不到莫達這麼臭，也把你們華人開除……”伯龍帶着意味深長的口吻說。

“亞曼，這是工友們捐給你的一百元，”北京仔說着把錢交給亞曼，“我們人數不多，只捐得這一點點，留着出院用吧，以後……”

北京仔說到這里就停了下來。是呀，亞曼以後怎辦？沒有了——

手，這是誰也不敢去想像的問題。北京仔很想說些安慰的話，此時看到亞曼的模樣，以及其妻兒，他要說些什麼安慰的話呢？以後他又幫他多少？還是不要說了。

亞曼伸出左手接住錢，感激地說：

“謝謝！”

“不用客氣了，工人階級一家親，這點錢算得了什麼！”

“你們找到了工作嗎？”亞曼問。

“工作還沒找到，只要我們有一雙……”北京仔突然想起亞曼的手，怕傷了亞曼的心，連忙改口道：“只要我們有力氣，就能解決我們的生活，工人階級是有力量的，什麼也難不倒我們。現在我們先回家，慢慢再找。”

亞曼聽了，心裡也豁朗了許多。是呀，他要更堅強地生活下去，表現出工人階級的本色。

“亞曼、伯龍，我們要走了，再見！”

“再見！”

多少話兒，多少心事，藏在大家的心裡頭。

伯龍呀，他想得更深更遠，他開始明白了……

(續完)

六月的道路

·凡工·

是東風，吹開了六月的道路
濃密的森林陽光撥開雲霧

喜訊，像陣陣興奮的春雷
在馬來亞的天空忙碌地滾動

是鼓聲，是號角，是戰鬥……
風，帶來了更激動的鼓聲

甘個艱苦的六月
乃是一條必勝的道路

生命的戰旗
還在六月的風中飄動

是人民的聲音
高唱戰鬥的歷史

是火紅的思想
戰勝了千百年的壓迫

東風，吹着英雄的戰旗
世界翻騰着反抗的呼聲

一條道路，一支旗幟
一首永遠高唱的戰歌

東風，吹去了
冬天冰冷的沉悶

我們勇敢的弟兄
是戰旗下的英雄

光榮的六月
永遠是我們戰鬥的紀念。



馬來亞抗日英雄故事



他永遠活在人們心中

——悼葉立天

在這靜靜的黑夜里，天空籠罩着純潔的烟雲，使我重回憶起了馬來亞最優秀的青年作曲者。每個角落都廣播着那天才的歌曲，動動蕩蕩；但是我們親愛的作曲者，你棲息在何方？

立天同志給我最深刻的感動是；他能把他所有的智慧，技巧的發揚作曲的天才，在短促的年歲中把自己鍛鍊成爲全馬來亞歌運的戰士，在星島他是著名銅鑼合唱團的指揮，更偉大的是在他能把這些團員，鍛鍊成爲堅強的幹部，分布在全馬來亞的歌運團體中起着中心作用，把對敵的仇恨以藝術的天才，灌注在全馬同胞的心坎里，在反法西斯戰綫中他是站在藝術的崗位上起先鋒作用。

在繁榮的都市，單純的農村，在歌頌自由解放，痛恨着奴隸的命運，這偉大的創作，配合着歷史的任務，感動了每個人，團結了馬來亞的人民，像鋼鐵般的洪流，爲消滅人類公敵而高歌，奴隸的怒吼，蕩漾，蕩漾在烏於山高峰上。（註：烏于山是馬來亞最高的一個山）

在黑暗昭南島的時代，他還繼續不斷地在地下工作，不退却，不忘自己的工作崗位，並且更提醒了

他對當時的深刻的仇恨，創作了「新加坡河」、「雪之歌」、「歌勝利」、「馬來亞頌」、「島上之歌」、「星島自衛團團歌」、「悼同志歌」、「歌犧牲同志」、「油工歌」、「歌人民」、「赤道之歌」、「滾出馬來亞」、「征程」……等。這些歌曲都是他在日本法西斯最瘋狂最殘酷的環境中的創作，而

今已傳播到全馬來亞每個角落里。在這時期，這算是歷史來最寶貴的歌曲，這是史詩也是全馬同胞的強心劑，它鼓勵了我們對着殘暴的法西斯堅決的戰鬥下去。

不幸地，在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一日，立天同志給日本法西斯憲兵逮捕了，敵人用各種各樣最殘酷虐待，他却以鋼鐵堅決的信心，在受電刑、灌水、火烤、用針刺抽血、板片挾手指等種種慘痛的兇惡刑法（轉入第十二版）

時代的巨人 · 小兵 ·

在這晨星凋落的時代
你振臂高呼
啊，巨人
時代的浪濤在你身後翻滾
你回顧環宇
烽火在你視線所及處燃起

做一輩子牛馬的人
掏出了紅心，獻給你
啊，巨人
掙脫鏽鏈的吼聲在你四週震盪
你昂首微笑
舊世界在你笑聲中潰倒

「起來，飢寒交迫的人們
你們失掉的是鎖鏈
你們得到的是解放自由……」
啊，巨人，時代的巨人
你豪邁的呼聲震撼大地
你燈塔的言行照耀着新世紀
你革命的笑聲使我們勇敢前進

好一座活火山 ※阿洪※

聽他們高喊說你朝氣蓬勃
聽他們誇讚說你壯健繁榮
今天我們特地前來拜訪
却看不到你美麗的衣裳
在你的臉上
我們見到干癟和枯黃

不會有滿足的一天
走狗已存心把你出賣
爆發吧！好一座活火山
時候已到！時候已到

“過路財神”與“唐老鴨”銀行

※阿牛※

爲什麼他們的話這樣響
爲什麼他們的詞藻這般漂亮
呵！現在我們才知道
這樣才能把腐敗給掩蓋
這種粉飾嘴臉的特效藥
正是反動派的特產

“裕廊工業城”
爲什麼你這樣頹唐
工廠開了沒有生產
外資競相在你身上搜刮
我們的工人兄弟一輩子苦幹
生活爲什麼這樣悽慘

怒吼吧！“裕廊工業城”
敵人吮吸你的血

近來，本地有間號稱「唐老鴨」的銀行，因爲干了一件極不光彩的事件，受到輿論界的強烈譴責，以及廣大人民的唾棄和責罵，於是聲譽掃地，不少的「唐老鴨」飛走了，飛到那爲人民服務的信用卓著的銀行里頭去了。而「唐老鴨」銀行的高鼻子老爺們爲此而驚慌失措，竟也想出了像影片「過路財神」里頭那種「拉存戶有獎」的辦法來，訓令該銀行職工多多賣力去「拉存戶」，多拉多賣。堂堂的帝國「唐老鴨」銀行，竟抬出了賈一迭一的廣告，真是可笑！

儘管「唐老鴨」銀行發表了那不倫不類的「聲明」，它所干過的「搶劫幫兇」的罪行，還是掩蓋不了的。其實，在人類的歷史上，「唐老鴨」銀行的帝國祖先爺們，不也是在干着「搶劫」、「侵犯」、「霸佔」的勾當而聞名於世界的嗎？就是現在，這個沒落的帝國還是在各地進行着這些勾當的。

所以，「唐老鴨」銀行這次也確是承受了其祖先爺「搶」的本領，在這光天化日之下，與奴才集團勾結，竟然敢在偉大中國人民的頭上動土，真是自不量力。然而，強盜的本性就是個「搶」字，不同的是現在文明的強盜也同時是個法官，披上了「法律」外衣，然後隨心所欲進行「搶」，被搶者是因爲違反「法律」，搶劫者是爲了維護「立法」的尊嚴，名正而順。

然而，這宗巨款搶劫案件的主兇是奴才集團，幫兇是「唐老鴨」銀行，這個鐵的事實，用不着爭辯，那種不倫不類的「聲明」和「文告」，大可以當廁所紙使用便了。



人民戰爭——巴西武裝鬥爭的道路

巴西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最近發表文件，文件詳細說明了巴西共產黨關於領導人民，為推翻美帝國主義和反動軍人的獨裁統治，爭取民族獨立、進步和自由而開展武裝鬥爭的路綫。

這項文件首先揭露了巴西親美獨裁政權空前殘暴的統治和賣國的罪惡活動，控訴了美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控制巴西生產的各個部門，霸佔巴西遼闊的國土，直接操縱巴西政府機關的罪行。文件指出，巴西人民不能容忍這個無恥的親美、反動軍事政權，越來越多的巴西人民迫切要求通過武裝鬥爭來推翻它。

文件說，黨應該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根據毛澤東同志關於「人民戰爭」的天才的貢獻，研究發動和開展武裝鬥爭的先決條件，並且全面的提出這一鬥爭的可行的路綫。文件說，巴西共產黨已積累了革命經驗，經過了反對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的鬥爭考驗，它以先進的理論作指導，有條件成功的領導巴西人民的解放鬥爭。

巴西共產黨這項文件詳細的闡述了武裝鬥爭的幾個基本方面，文件指出，巴西人民的武裝鬥爭將具有深刻的人民性，將是一場人民戰爭。巴西革命將具有民族、民主性質，巴西共產黨的領導將使絕大部份人民參加鬥爭。

文件指出，大城市不能成為巴西人民解放鬥爭的主要舞台，因為大城市集中了敵人最多、最強大的軍隊。內地是人民戰爭的有利戰場，農民群眾是一支應發動起來的巨大的力量，他們是能夠提供人民戰爭戰士的主要群眾。內地是反動集團統治勢力最薄弱的環節。這些反動勢力，沒有足夠的軍隊佔領廣大的農村地區，人民武裝力量在內地擁有廣闊的活動場所，可以避免包圍，避免消耗軍事力量，因此，將來開展人民戰爭的地方主要是內地。

文件指出，人民主要的將依靠自力更生進行戰爭，不應助長依靠外來供應援助的幻想。但是，巴西人民不是孤立的，他們得到了各國革命人民的聲援，擁有拉丁美洲人民群眾的支持。

文件指出，必須締造一支人民的軍隊，人民戰爭的偉大的導師——毛澤東同志教導說：「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人民軍隊只有在鬥爭過程中才能產生。

文件指出，開展人民戰爭的關鍵是在農村建立根據地。這對於保存和發展人民力量，是一個根本保證。它是游擊隊和人民軍隊進行持久戰的基地。

文件指出，隨着敵我力量的消長，人民戰爭將經歷持久戰的三個階段。：戰略防禦階段、僵持階段、戰略進攻階段。

巴西共產黨這項文件，總結了巴西近幾十年來關於武裝鬥爭的一些教訓，同時批判了在武裝鬥爭問題上的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錯誤觀點。文件在批判那種在近年來散布的所謂「游擊中心論」時指出，游擊中心論者認為：光靠他們通過小股人的勇敢行動就可以引導革命取得勝利。他還認為無產階級的革命黨是不必要的，游擊隊就是黨本身。他們不相信群眾能夠掌握革命思想，和投入鬥爭。他們脫離群眾，從事單純的武裝行動，只有單純軍事觀點。實踐表明：這完全是欺人之談，這個理論在祕魯、阿根廷和玻利維亞等國已遭到了失敗。

文件指出，人民同自己的死敵進行了鬥爭，不能縮小為一個武裝小組的行動。否定黨的領導，實際上，就是反對無產階級對革命的領導權，如果沒有一個革命黨的領導，武裝鬥爭就不可能取得勝利！

巴西共產黨這項文件強調指出，巴西人民在人民戰爭中，必將戰勝主要的敵人——美帝國主義和巴西國內的反動力量。由美國提供顧問和裝備的巴西武裝部隊顯然貌似強大，其實是虛弱的，它們經不起

人民戰爭的沖擊，人民戰爭必將打敗這些武裝部隊，敵人將在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中淹死。

巴西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這項題為「人民戰爭——巴西武裝鬥爭的道路」的文件最後論述了巴西共產黨的任務。

文件說，巴西共產黨在一九六四年八月就制定了武裝鬥爭的道路，那時就指出，農民問題是革命的關鍵問題。美帝國主義是人民的主要敵人，民族民主統一戰綫已經有相當廣泛的性質，民族反帝運動的領導權一定要掌握在無產階級手里。巴西共產黨在一九六五年舉行的第六次全國代表會議上，確定武裝鬥爭的道路是人民戰爭。文件說，黨的綱領宣言中所規定的黨的戰略的實質，是通過武裝鬥爭，人民戰爭來成立革命人民政府。

文件指出，巴西人民的武裝鬥爭，將是極其艱巨的。然而，這將是巴西歷史上最光榮的一頁。這一鬥爭的勝利，將給巴西帶來光輝的前景。

文件說，巴西的解放鬥爭是世界各國人民反對美帝、蘇修和各國反動派的共同鬥爭的一部份，巴西人民一旦開展武裝鬥爭，在國際上將得到廣泛的支持！巴西人民走人民戰爭這條道路，將展開最有希望的勝利前途。



尼日利亞·比夫拉·蘇修

比夫拉共和國的誕生

尼日利亞位於非洲西海岸，按人口計是非洲最大的國家（約三千五百萬人）一百年前，被英國蠶食，變為英帝殖民地一九六〇年宣布獨立，成為英聯邦成員。英帝為了在尼日利亞獨立後繼續控制其內政，將尼日利亞劃分成北部省、西部省、東部省和中西南省四個省。尼日利亞聯邦政府大權一直操在北部省豪薩族和富拉尼族的親英封建勢力手里。

比夫拉原來是組成尼日利亞聯邦的東部省，人口一千三百萬，三分之二是伊博族。因為近年來，聯邦政府加緊煽動和利用部族和宗教（伊博族信仰基督教，豪薩族信仰伊斯蘭教）矛盾，挑起大規模的部族衝突，結果有三萬伊博族人被殺害，兩百萬散居在其他各省的伊博族人被迫逃回東部省，東部省人民被迫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卅日宣布脫離尼日利亞聯邦，成立「比夫拉共和國」。

尼日利亞聯邦軍發動進攻

同年七月，尼日利亞聯邦軍政府在美英帝國主義和蘇聯修正主義領導集團支持下，對比夫拉發動軍

事進攻。在比夫拉宣布脫離尼日利亞聯邦後，英帝國主義為了確保其利益，特別是石油供應（比夫拉石油供應英國用油十分之一），全力支持尼日利亞聯邦軍用武力摧毀比夫拉，英帝不斷地向尼日利亞聯邦軍政府提供大量軍援，並派英籍軍官直接參戰。

蘇修和美英合伙打劫

美帝一直把人口最多、資源豐富的非洲大國尼日利亞視為它對非洲滲透的重點國家之一。美國在尼日利亞的私人投資達一億美元，而且大部分投資在東部，在尼日利亞聯邦軍政府和比夫拉之間戰爭爆發後，美帝積極支持英帝的武裝干涉，逼比夫拉向聯邦軍政府投降。

在非洲進行新殖民主義政策的（轉入第十二版）



拉丁美洲工人和學生開展鬥爭 強烈反對洛克菲勒的到來

拉丁美洲工人和學生連日來開展激烈的鬥爭，強烈反對美國惡霸地主的到來。

五月廿八日清早，在厄瓜多爾首都——基多的街上、圍牆上和建築物上出現了成千上萬的紅色標語。上面寫着：「打倒萬惡的美帝國主義！」「洛克菲勒滾回去！」「打倒殺害越南人民的罪魁！」「各國人民的自由是不能用偽善的政策來收買的！」「拉丁美洲革命萬歲！」

洛克菲勒和他的廿多名顧問闖進厄瓜多爾的時候，首都一萬名學生正在舉行聲勢浩大的反美示威。打倒美帝國主義等口號聲響徹雲霄。廿九日上午，當這個美國瘟神從他乘坐的美國空軍飛機走下戒備森嚴的馬里克他爾杜克雷國際機場的時候，就聽到了從遠處傳來的反動警察鎮壓學生施放的催淚彈聲和槍聲，嚇得胆戰心驚。一架厄瓜多爾直昇飛機在空中盤旋，為洛克菲勒一伙乘坐的戒備森嚴的汽車隊引路，引導他避開憤怒的示威群眾，改道走向總統府。這個美國瘟神就像一個賊，偷偷的溜進了厄瓜多爾。

當洛克菲勒和他的顧問乘坐的汽車駛進總統府前面的獨立廣場的時候，憤怒的示威群眾向他們投擲了石頭、木棍、燃燒彈。使隔着三道警戒線保護他們的坦克也失去了

作用。洛克菲勒失魂落魄的躲到總統府樓上。示威群眾展開了猛沖總統府的戰鬥。三道警戒線不時被憤怒的群眾沖垮，如潮水的人群差一點沖進總統府。盡管厄瓜多爾反動當局提前三天趕到基多的美國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特務的唆使下，出動海陸空三軍和警察部隊，採取各種鎮壓措施；盡管反動政府動用了坦克大炮、機槍直到飛機，但是，反美示威如燎原的烈火熊熊燃燒！憤怒的群眾焚燒美國星條旗和尼克遜、洛克菲勒的模擬像。怒砸厄瓜多爾美國文化中心在當地的機構。還同鎮壓他們的反動警察進行了激烈的搏鬥！

五月卅一日這一天，被厄瓜多爾人民強大的示威嚇破了胆的洛克菲勒不得不慌慌張張的溜到玻利維亞。當驚魂未定的洛克菲勒一到達，正在嚴陣以待的玻利維亞人民馬上爆發了反美示威，五千名工人、學生和教師走上拉巴市的大街，在示威遊行的過程中隊伍不斷擴大。示威群眾高呼：「打倒美國主義！」

荷蘭首都三千名學生、工人和技術工作者

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 抗議反動當局迫害學生

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的大約三千名學生、青年工人和技術工作者，十二日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抗議反動當局迫害進步學生！

「阿姆斯特丹大學」的五百多名進步學生，為了抗議反動當局的蠻橫統治，要求改革教育制度，曾在今年五月一日和廿日進行了一場英勇的鬥爭。荷蘭的反動法庭訂在六月十二日開庭對參加鬥爭的進步學生進行無理審訊，並把兩名進步學生分別判處徒刑。集聚在法庭外面舉行抗議示威的幾百名學生聞訊後，遊行到學校，並佔領了大學禮堂。一百多名大學藝術工作者參加了學生的行列，支持學生們的正義鬥爭。

美國工人掀起

新的罷工浪潮

美國工人階級最近又掀起新的罷工鬥爭浪潮，給了美國壟斷資產階級新的有力打擊！

德克薩斯州貝爾主要飛機公司的一萬多名工人，從八日午夜起舉行了大罷工要求增加工資，這使這家公司在德克薩斯州的主要工廠和十二所附屬工廠全部關閉。

華盛頓地區的四千名木工自五月一日罷工以來，已經堅持了一個多月，罷工使華盛頓地區的大多數建築工程面臨癱瘓。此外，五月上旬，在美國十二個州內共有十一萬建築工人舉行了大罷工。

五月上旬，美國軍用汽車公司的三萬六千名工人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罷工。據美國官方顯然縮小了的統計：今年頭三個月內，美國罷工的人數已達五十多萬。

「打倒洛克菲勒！」示威者高舉着的標語牌上寫道：「槍桿子里面出政權！」

英勇的示威群眾懷着對美帝的仇恨烈火，砸爛玻利維亞美國文化中心的建築物。用土製炸彈炸毀了這個美國機構的各種設備。面對玻利維亞人民這樣強烈的抗議，洛克菲勒為了保住他一條狗命，不敢到拉巴市內，只在市郊工廠呆了三個小時，就孤獨的逃離玻利維亞。

洛克菲勒是在五月廿七日到達哥倫比亞，開始他的拉美第二階段的訪問活動的。他在哥倫比亞同樣遭到人民的強烈反對，哥倫比亞各大城市都爆發了強大的反美示威。示威群眾到處怒砸美國機構和焚燒美國機構的汽車或美國「和平隊」的長車。「打倒美帝國主義！」「美國劊子手滾回去！」的口號聲響徹雲霄。

在委內瑞拉，幾十萬群眾準備好了迎瘟神的大示威。委內瑞拉政府嚇得不敢接待。洛克菲勒被迫在六月一日臨時決定取消到委內瑞拉的訪問。隨後，便灰溜溜的滾回美國去，提前結束了他的拉美第二階段的訪問。拉丁美洲人民就這樣譜寫了一曲反美鬥爭的凱歌。偉大領袖毛主席說：「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人民事業的邏輯！他們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尼克遜和洛克菲勒也不例外。

據報導，洛克菲勒還要硬著頭皮於六月十六日開始到其他拉美國家進行他的第三階段的訪問活動。可以預料，只要這個美國瘟神前去搗亂，等待他的是拉美各國人民更加高漲的反美怒潮！

日本沖繩人民舉行強大示威

抗議當局鎮壓在基地 工作的日本工人的罷工

日本沖繩島的工人、農民、學生大約七千人，十日晚上繼續在納霸市舉行強大的示威。強烈抗議美軍當局在六月五日瘋狂鎮壓在美軍基地工作的日本工人的罷工，並用刺刀刺傷工人的殘暴罪行！

十日晚示威群眾在納霸市的一所小學里，舉行了抗議大會。隨後，舉行了示威遊行，示威群眾情緒激昂的到五公里外的美國軍事當局舉行抗議活動。在示威過程中，示威者沖進了美軍居住區，襲擊了美軍當局的辦公大樓，並同前往鎮壓的武裝警察展開了激烈的搏鬥。



新加坡石業工友聯合會發表聲明

“舊工友生活權力不容忽視”

今年五月九日，一項由土地局長於南洋商報刊登之「招人投標租用政府土地之石山地區」之廣告，並闡明該項投標將於「一九六九年六月廿三日下午四時以前截止」，其所涉及之範圍非常之廣，包括本坡及烏敏島十二間石廠，影響的工人數以千計。我會屬下之聯合、新加坡、信誠、成記及益華等石廠工友正是在該項「投標」之影響之例。

衆所周知，絕大多數的石廠工友，都是在石廠內工作多至廿年以上者。他們經過多年的鬥爭，而獲得起碼的生活保障，以及應有的工人福利，勉強維持一家五、六口以至十多口人之糊口生活。如今，面臨着「投標」而可能「易主」的事件，在這找覓生計十分艱難的社會里，怎不叫廣大工友憂慮萬狀。

我會是一個工人組織，對於廣大工人所面臨之「人爲浩劫」，決義不容辭地給予捍衛。在此，我會特地向那些可能投得上述石廠採石工程之僱主們呼吁：對於數以千計的舊工友（關係萬多名工友家屬）之生活，切莫忽視，並於投得工程後，與我會取得聯繫，商討有關問題，以免導致不愉快事件之發生。

最後，我會呼吁那些尚未加入組織的石業工友，盡速地團結在我會旗幟下，爲我行業工友之切身利益共同奮鬥。

（接第一版）

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

文章說，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是毛主席建黨思想的光輝體現，它是全世界一切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仿效的範例。黨章明確規定：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這一決定，不僅表達了中國人民，而且也表達了全世界革命人民的熱烈願望。

文章說，目前的國際形勢一片大好，在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陣營危機日增的同時，世界人民的革命鬥爭空前高漲。當代一個突出的特點是：毛澤東思想在全世界大傳播，毛主席闡述的「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偉大真理，正在被全世界廣大群眾——他們是歷史的真正創造者——所掌握。

《馬來亞公報》的文章說，我們堅信，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由受美帝和蘇修壓迫的各國人民和民族所組成的最廣泛的統一戰綫，

誣指新加坡中行「自以為享有治外法權」 新加坡當局妄圖挑動反華搞垮中行

新加坡反動當局瘋狂迫害中國銀行新加坡分行，其財政部於五月十八日聲明中誣稱新中行「自以為享有治外法權」。新加坡當局得意洋洋，滿以為這一着可把新中行壓死。不錯，這是新加坡當局妄圖挑動反華、同時搞垮中行一箭雙雕陰險毒辣的一招。但是，新加坡當局高興得太早了。他們這一奇談怪論，只不過是從糞坑中揀出來的臭石子，絲毫改變不了新中行遭受新加坡當局迫害的事實。

衆所周知，「治外法權」是以美國爲首的帝國主義進行侵略與操縱別國主權的產物，是他們掠奪別國人民財富的工具是他們在別國的領土上橫行霸道的特權。「治外法權」也是喪權辱國的反動派爲了賣國求榮、撈取個人資本，反人民的反動政策的產物，是奴才向主子乞求美元出賣人民權益的背叛行動。因此，「治外法權」這個殖民主義的產物，在覺醒了的世界人民的革命鬥爭中，將隨着帝國主義的滅亡而掃進歷史的垃圾箱。

新加坡當局叫囂中國銀行新加坡分行「自以為享有治外法權」，這是毫無根據的誹謗。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一貫支援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鬥爭，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中國沒有在任何一個國家駐有一兵一卒。中國對任何一個鄰國都沒有領土要求，也沒有侵佔任何國家的一寸領土。新加坡當局妄圖誣蔑偉大的中國人民是徒勞的。至於中國銀行新加坡分行，長期在新加坡從事正當的銀行業務，沒有違反當地法律，爲當地人民的經濟生活作出了有益的貢獻，新加坡財政部和銀行總監應

該是十分清楚的。

新加坡當局的先生們，你們一邊搶劫中行的錢，一邊誣告中行流動資金不足。但當中行的鬥爭受到了馬來亞（包括新加坡）人民的支持，你們又說中行藐視法律，還恬不知恥地搬出了什麼「治外法權」的奇談怪論，這是賊喊捉賊的邏輯，這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在新加坡發生的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法西斯手段。馬來亞（包括新加坡）人民和中國僑胞有權判定：犯法的不是新中行，正是你們自己，被控告的不是新中行，應該是你們自己。

新加坡當局長期歧視、迫害新中行，已達喪心病狂的程度，早已把所謂「自由民主」的破爛旗幟踏到他們自己的腳下。

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教導說：「任何方面的橫逆如果一定要來，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實行壓迫，那末，共產黨就必須用嚴正的態度對待之。」新加坡當局的蠻橫迫害，新中行在新加坡當地人民的有力支持下進行自衛和正義的鬥爭是理所當然的事，根本扯不到所謂「治外法權」。現在新加坡反動當局一面甘當反華小卒，討好美帝蘇修，熱衷於把人民的財產——港口、碼頭奉獻與出賣給美帝作爲軍事基地，對美帝決定在新加坡設立什麼「亞洲美元中心」，受寵若驚，另方面則侈談「治外法權」難道不覺得害臊嗎？

定將日益壯大。在世界革命人民越來越猛烈的打擊下，「無論是戰爭引起革命，還是革命制止戰爭」，美帝、蘇修和它們的走狗的日子不會太長了。

文章最後引述馬來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去年六月一日的聲明說：「廿年來武裝鬥爭實踐證明，當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馬來亞革命的指針。把毛澤東思想的普遍真理同馬來亞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是馬來亞人民武裝鬥爭取得勝利的唯一保證。」

（接第九版）

，然而爲了人類，他接受了這一切痛苦，沒有洩漏任何組織的祕密，現出布爾塞維克在革命鬥爭中偉大的犧牲精神，敵人沒辦法，在是年六月十八日被判死刑，而光榮完成了歷史所賦予他的任務。

立天同志的精神沒有死，他永遠活在全馬來亞人民心懷里的！（註：立天同志筆名葉約翰。）

（接第十版）

蘇修領導集團，爲了擠進尼日利亞，同美英帝國主義分贓，竟公開支持聯邦軍政府進行屠殺比夫拉人民的戰爭。

蘇修伊柳辛機供尼軍政府

去年八月，蘇修即通過所謂「文化協定」向聯邦軍政府緊急提供了十五架米格噴氣戰鬥機和大批軍事人員，幫助聯邦軍對比夫拉作戰，並一再補充戰鬥中損失的蘇製米格機。今年以來，蘇修又賣給或通過其他途徑給聯邦軍政府七架伊柳辛——一十八型噴氣轟炸機和大量的五百磅炸彈，在最近作戰中，還出現蘇伊柳辛——二八型轟炸機。蘇修軍官並參與指揮聯邦軍隊的作戰。

美英帝國主義和蘇修支持聯邦軍政府屠殺比夫拉人民的罪行，激起了比夫拉人民和廣大非洲人民的憤慨。比夫拉人民堅持鬥爭，定會贏得勝利。